

半夜二時，我正在書桌寫東西時，蜘蛛猴像要把窗戶撬開似地進來了。

「唉呀，你是誰？」我問。

「唉呀，你是誰？」蜘蛛猴說。.....

夜之蜘蛛猴

藍 小 說 909



村上春樹……著
安西水丸……圖
賴明珠……譯



藍小說 ㊟

夜之蜘蛛猴

著者 村上春樹

繪圖 安西水丸

譯者 賴明珠

董事長 孫思照

發行人 莊展信

社長 莊展信

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F

發行專線——(〇二)二三〇六六八四二

讀者免費服務專線——〇八〇—二三—一七〇五

(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，請打這支電話。)

郵撥——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

信箱——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信箱

電子郵件信箱——ctpc@msl.hinet.net

網址——<http://www.chinaines.com.tw/ctpub/main.htm>

主編 鄭麗娥

編輯 黃嫻羽

校對 徐錦成・賴明珠

排版 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製版 高銘印刷有限公司

印刷 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——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一日

初版六刷——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

定價 新台幣二〇〇元



●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Spider Monkey Comes At Night

Copyright © 1995 by Haruki Murakami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6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

Copyright Licensed by

Ctris Wang-Chen, Inc.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 RESERVED

版權代理——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台北市辰辛亥路一段一號3F之一

ISBN 957-13-2033-1

Printed in Taiwan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夜之蜘蛛猴 / 村上春樹著；安西水丸圖；賴明珠譯。-- 初版。-- 臺北市：時報文化，1996[民85]面；公分。(藍小說；909)(村上春樹作品集)
ISBN 957-13-2033-1(平裝)

861.57

85003943

藍小說 909

村上春樹作品集

夜之蜘蛛猴

村上春樹著 安西水丸圖 賴明珠譯



ISBN 957-13-2033-1



夜之蜘蛛猴

夜之蜘蛛猴

I

法國號

削鉛筆機(或幸運的渡邊昇1)

胡立歐·依格雷西亞斯(Julio Iglesias)

時光機器(或幸運的渡邊昇2)

炸薯餅

撲克牌

報紙

甜甜圈化

Anihese(赫耳)

鰻魚

高山典子小姐和我的性慾

0	0	0	0	0	0	0	0	0	0
5	4	4	3	3	2	1	1	1	1
0	6	2	8	4	6	8	4	0	0

章魚

蟲窪老人的襲擊

螺絲鉗

甜甜圈續

II

夜之蜘蛛猴

爲老早以前國分寺一家爵士喫茶店做的廣告

在馬賣票的世界裏

曼谷驚奇

啤酒

諺語

結構主義

蘿蔔泥

電話錄音

絲襪

0
5
4

0
5
8

0
6
2

0
6
6

0
7
2

0
7
6

0
8
0

0
8
4

0
8
8

0
9
4

0
9
8

1
0
2

1
0
8

1
1
2

牛乳

好消息

能率高的竹馬

動物園

印度屋叔叔

天花板裏

毛急毛急

正要下豪雨時

說謊的尼可兒

鮮紅的芥子

半夜的汽笛，或故事的效用

附贈 從早唱拉麵之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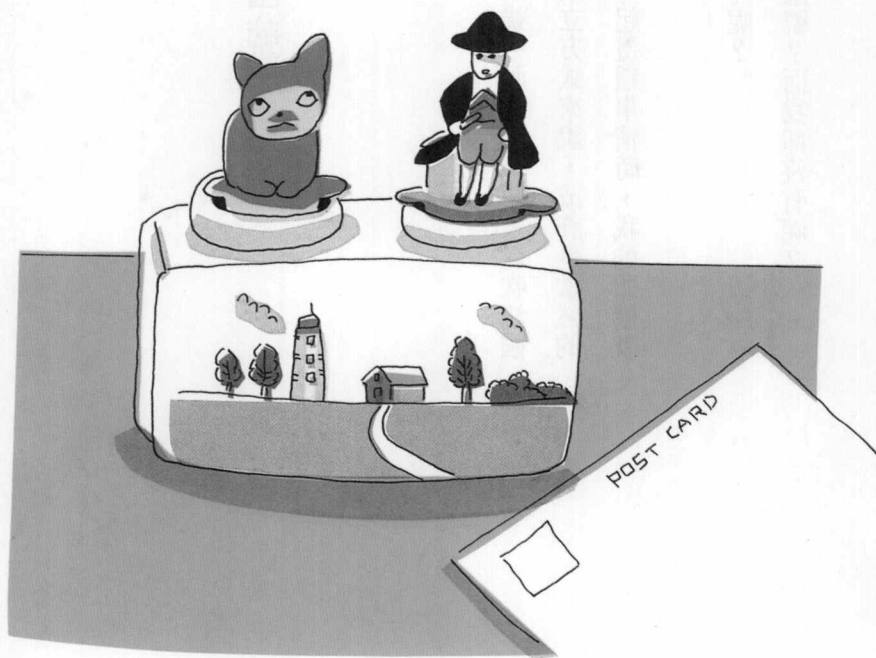
後記 之一 村上春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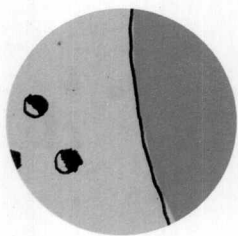
後記 之二 安西水丸

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
8 8 8 7 6 5 4 3 2 1 0 8 4 1
8 4 2 0 8 6 2 4 8 4 0 4 8 8

夜之蜘蛛猴

I





法國號

假定有一種樂器叫做法國號。而且有一些人以吹法國號為專門職業。這以世界的成立方式來說，或許是當然的事也說不定，一開始認真思考起這種事情時，我的頭腦就像立體迷宮一般地混亂起來。

為什麼非要是法國號不可呢？

為什麼他會開始吹起法國號？而我卻沒有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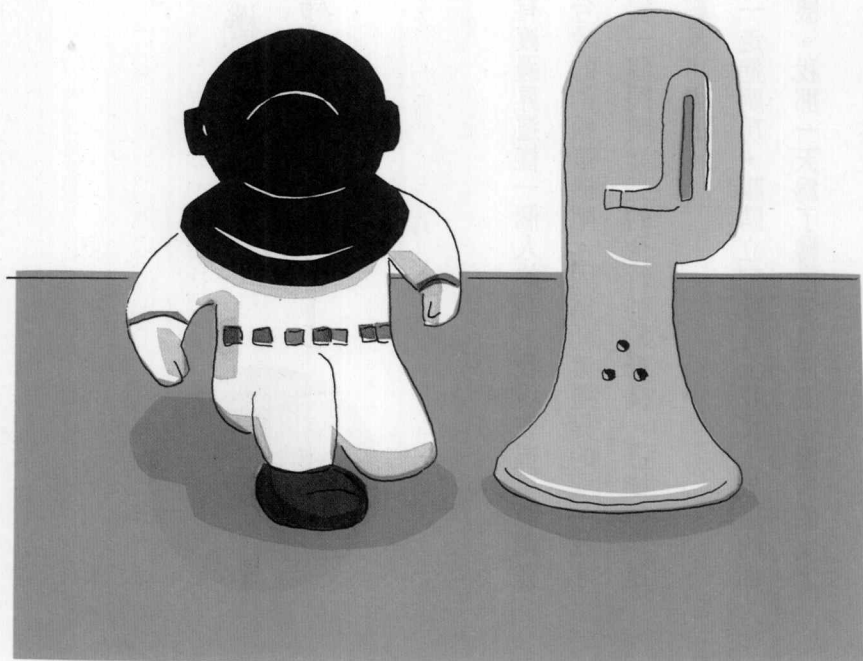
我認為某一個人會開始吹起法國號的這種行爲，遠比某一個人會成爲小說家，似乎含有更深奧的謎似的。如果能夠解開這個的話，人生的一切便能豁然明白的那種謎。但那或許終究因爲我是個小說家，而不是一個法國號家的關係吧。如果我是一個法國號家的話，或許某一個人做爲一個小說家的行爲，會顯得更奇妙也不一定。

或許他是在某一天的下午，在深深的森林深處，偶然和法國號相遇的也說不定，我想像。而且在談著人間事或什麼的時候，發現完全意氣投合，於是他就變成一個職業的吹法國號的了。或許法國號對他談起非常法國號式的身家私事也不一定。辛酸的少年時代或複雜的家庭環境、容貌上的自卑感、性方面的煩惱，這一類的事情。

「小提琴或長笛的事我不太清楚。」或許法國號一面用樹枝在地面刮著一面這樣說也不一定。他說「因爲我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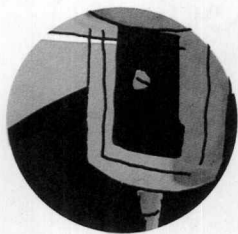
哪，一出生就一直是法國號了啊。我們也沒出過國，也沒滑過雪……」之類的。於是就以那天下午爲界線，法國號和法國號家就變成分也分不開的好搭檔了。終於也經歷了類似〈閃舞〉一般少不了的必經辛苦情節，法國號和法國號家現在正手牽著手站在舞台上，演奏著布拉姆斯的鋼琴協奏曲開頭的一節。

坐在音樂廳的椅子上，我忽然想到這種事情上去。然後也想到在別的森林深處，或許正在等著某個人通過也不一定的低音大喇叭。



削鉛筆機

(或做爲幸運的渡邊昇1)



如果沒有渡邊昇這樣一個人的話，我現在很可能還在
使用那個髒兮兮的削鉛筆機吧。因爲託渡邊昇的福，我才
能夠得到這樣一個閃閃發亮的全新削鉛筆機。這樣的幸運
並不是這麼輕易可得的。

渡邊昇一走進廚房，眼睛立刻就盯上我桌上放著的那
個舊削鉛筆機。我那一天爲了轉換氣氛而改在廚房的桌上

工作。因此便把削鉛筆機放在醬油瓶和鹽瓶之間。

渡邊昇一面修理著流理台的排水管——他是專門修理和水管有關東西的人——一面不時往桌上斜眼瞄一下。但那時候因為我還不知道他是個狂熱的削鉛筆機收藏家，因此他到底對什麼感興趣而頻頻將銳利的視線猛往桌上掃呢？我還搞不清楚。因為桌上雜然散亂著各種東西。

「嘿，先生，那個削鉛筆機真不錯啊！」水管修理完之後，渡邊昇說。

「這個？」我吃了一驚，手拿起桌上的削鉛筆機。那是我自從中學時代就一直用到現在的極普通的手搖式削鉛筆機，比起其他東西來簡直沒有任何一點特別的地方。金屬部分已經相當生鏽，最頂上還貼著什麼原子小金鋼的貼紙。總之是又舊又髒了。

「那個啊，是1963年型叫做MAX-PSD的，相當珍